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五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柤莊加反○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今偪陽故城在嶧縣南五十里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乙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堇音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縣音懸下同郰側留反紇恨發反抉烏穴反○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也紇為郰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

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也服虔云扶據也謂以木撅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虒音斯楯常尹反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斷徒亂反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閒出偃匄之閒○机本又作几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攻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偪陽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任音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

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 辭讓之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孔疏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夏戶雅反識申志反○孔疏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著除慮反雍去聲 卜桑林見 祟見於卜兆○見音現祟息遂反 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

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閒疾差也○差初賣反）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孔疏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訾子斯反○毋音無當在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敎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繇直救反。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賦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堵，丁古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嫛等之黨。○嫛，許其反，本作熈。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子産聞盜（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音闢）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産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嚴氏啟隆曰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史不書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亦作環户關反○陽陵今在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

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要平聲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

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户穿壁爲户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閨亦作圭）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

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擧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厎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厎至也○厎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孔疏刑討放赦之事在於寵臣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擧其契要契之辭○孔疏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畧取罪狀爲其要約之辭

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此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城當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此三駕之三○會于蕭魚鄭服而請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孔疏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又曰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會一萬二千五百家也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

名同而實異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孔疏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去聲孔疏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孔

疏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其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税若今之租調也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幾音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音餉○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右還次于瑣[杜行而西為右還熒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今在禹州新鄭縣北]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濟子禮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蘊紆粉反]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間去聲]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踣蒲北反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為介故不書○㚟敕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掠音亮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悝苦回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軘徒温反○廣軘相耦凡十五乘廣車橫陳之車軘車屯守之車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

磬○鎛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樂音洛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便平聲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

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

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

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

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蓋河上之邑）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今屬山東兗州府）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文十二年。魯帥師城鄆。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今在河南歸德府城東南三十里）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疏樊光曰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後人從省單稱姑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守去聲】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也】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孔疏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

取言易也。○邿音詩。○今邿城在濟寧州東南。趙氏鵬飛曰。內諱滅書取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夏。邿亂。分爲三。 國人分爲三部。志力各異 師救邿。遂取之。 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 凡書取。言易也。 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 用大師焉曰滅。 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 弗地曰入。 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衆共使士匃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匃佐之匃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匃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

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

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選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愼擇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匄之遜讓為羣臣之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

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窀張倫反穸音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

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易以豉反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覆扶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當在今江南廬州府無爲州南大敗吳師獲公子

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閒音閑○孔疏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閒故得用力於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

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

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

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以良霄見執為辱命廢之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叔老叔

肸孫故以叔為氏蠆丑邁反向音餉家氏鉉翁曰内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王氏樵曰按春秋惟弒君書某弒其君至於君為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彊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燉徒門反。○今陝西肅州府有瓜州城）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被普皮反。苫式占反。蓋戶臘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裔以制反毋是翦弃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嗥戶羔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掎居綺反

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角之謂執其角犄之言戾其足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逷他歷反瞢莫贈反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齊子叔

老謚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奸音干）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

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那乃多反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棫位逼反○棫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西安府不獲成
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

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忠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

（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遺失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安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趙氏注曰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其小小幹舉惰息生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

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射音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衞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

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處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差初賣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邱宮近戚地○蟜居表反）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

鄄（鄄衛地。鄄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佗徒河反）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音石下除禮射皆同）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軥其俱反。卷音權。又軥車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叉馬頸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鮮平聲）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

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郈音同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不恤其臣有臣不敏敏達也○不達事君之禮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慝至于發洩以成逐君之事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

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 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 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 重恤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謝重恤之賜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守於國○語守並去聲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 郲齊所滅郲國○郲音來 及其復也以郲糧歸 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 辭曰余不說初矣 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悔恨之矣 余狐裘而羔袖 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乃赦之衛人

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推他回反）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

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

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逕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如齊鬻踊之比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今夏書有

征篇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棠楚地即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也）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繄發聲○繄烏兮反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

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

剽○陸氏朧其曰討逐君之賊正所謂取亂侮亡何待時之有獻子身自弑君宜其為此言惜乎以悼公之賢而弗說是惑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孔疏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於齊定四年假於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作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聽望○行去聲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蓋魯城外之近地○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毁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閒音間○閒非也不敢非兄）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祭法云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馮皮冰反）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

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覦音俞）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行音杭）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茷扶廢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女音汝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易以豉反輕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溴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

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〇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五